

城市居民对旅游经济和环境 影响因素感知的结构方程分析

——以大连市为例

王忠福, 张 利

(西安邮电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61)

摘要:本文在国内城市居民旅游影响感知量表开发的基础上,首先对初试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形成正式问卷,接着对正式问卷进行大样本调查,之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来综合考虑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居民旅游相关度、居民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居民旅游环境影响感知、居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居民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总体感知以及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经营管理水平感知,实证检验居民旅游影响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表明,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正面影响具有正向的感知作用,对旅游负面影响具有负向的感知作用;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正面影响具有负向的感知作用,对旅游负面影响具有正向的感知作用;旅游影响对旅游感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居民旅游影响感知;问卷调查;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1-0070-09

一 结构方程模型概述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简称 SEM)的思想起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 Sewll Wright 提出的路径分析概念,其核心概念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由瑞典统计学家、心理测量学家 Karl G. Jöreskog 和 Dag Sörbom 等学者所提出的统计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是一种有效处理和检验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以及潜变量之间关系的多元统计方法,结构方程模型一经提出就得到了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和重视。近年来,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及研究课题的复杂,人们越来越关注于将结构方程模型作为一种常规的检验研究假设的方法。结构方程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行为科学等领域的研究,这个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美国密歇根大学商学院 Fornell 教授盛赞结构方程模型是“第二代多元统计方法”。在国内,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方法则刚刚兴起,相当多的人文社科类实证研究论文中都已开始采用这一建模方法,这是由这些学科研究的特点和要求所决定的。很多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所涉及的变量,都不能准确而直接地测量,例如居民人口学特征、居民旅游相关度、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等,这就为直接研究这些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操作上的困难。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通过为难以直接测量的潜

收稿日期:2010-06-02

基金项目:大连市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大连市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态度与感知影响因素评价研究”(08DL.SK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忠福(1968—),男,河北故城人,博士,西安邮电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与管理、资源经济与管理、电子商务、产业经济;

张利(1968—),男,陕西澄城人,博士,西安邮电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营销、电子服务。

变量设定观测变量,用统计分析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来研究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二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影响因素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外学者注重从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旅游环境影响和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等多角度考察,特别是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态度等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学者在分析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时,认为居民的各种旅游影响感知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旅游地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差异及其与旅游业关系密切程度的不同,都可能造成其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1-2]。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影响因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

包括性别、种族(民族)、年龄、职业、学历、家庭人均月收入、出生地、居住时间等。

(二)居民旅游相关度

一些研究表明,在旅游业中就业的居民会对旅游业及旅游者更为欢迎^[3]。布鲁厄姆和巴特勒(1981)发现,居民与旅游者接触的程度影响他们对旅游及旅游者的态度^[4]。戴维斯(1988)等人研究显示,人们对旅游知识及对当地经济了解的程度影响其对待旅游业发展及旅游者的态度^[5]。

(三)经济感知影响因素

AP(1990)认为,从旅游发展中获益的居民同没有从旅游发展中获益的居民相比,其对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比较强^[6]。

(四)环境感知影响因素

尹(1998)研究表明,居民对旅游环境影响的感知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二者间存在直接的负效应,居民高度关注由于旅游发展而引起的环境的变化^[7]。

(五)社会文化感知影响因素

谢尔登(1984)的研究也指出,文化差异越大,旅游的社会影响越大^[8]。阿伦(1988)研究认为,感知的主客间文化或精神距离是理解旅游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9]。古梭(2004)的研究发现,居民社会文化负面影响的感知与居民支持旅游发展态度间并不存在显著、直接的负相关关系^[10]。

(六)总体感知影响因素

古梭(2004)等认为,应该从成本和利益两个角度研究居民的感知,并构建了新的理论模型,在研究的基础上将影响感知划分为5个方面: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社会成本、文化利益和文化成本,而且认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的5个类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10]。

(七)居民参与旅游决策或对旅游业的控制

兰克福德和霍华德(1994)指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依赖于旅游所产生的变化是否提高或降低了其在社区内的参与程度,忽略或缺乏地方居民参与,则会导致居民对旅游发展的反对,削弱他们对旅游者的容忍度,并增强他们对旅游进一步发展的敏感度^[11]。旅游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经济行为,为了保证社区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因为居民对旅游的理解能确保地方特色和价值的可持续性,而这种地方特色正是旅游社区吸引游客的关键要素^[12]。

三 实证研究设计

由于大连市旅游业发展迅速,现在已经成为较成熟的都市型旅游地,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我国大城市旅游业发展状况,因而对其城市居民旅游感知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初试调查问卷设计说明

初试调查问卷主要依据国内外旅游地居民对于旅游影响感知相关研究文献,以及参考国内外关于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态度的量表,结合大连市具体情况与研究目的设计而成,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调查居民的背景资料,包括被调查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居民旅游相关度,共计15个变量;第二部分是调查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调查,调查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感知、旅游环境影响感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总体感知、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经营管理水平五个构面的态度,并将居民旅游影响感

知分成了正面影响感知和负面影响感知两个维度,共计 137 个题项。

(二) 初试调查问卷数据收集和检验说明

初试问卷设计完成后,首先在大连市区中山广场、星海广场、星海公园等场所,进行初试问卷小样本调查,调查对象为大连市居民。总共发放 86 份问卷,回收 86 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 78 份。接着使用 SPSS16.0 进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删除不适当的题项,最后产生城市居民旅游经济影响感知量表,包括正面感知 13 个题项,负面感知 9 个题项;居民旅游环境影响感知量表,包括正面感知 8 个题项,负面感知 8 个题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量表,包括正面感知 12 个题项,负面感知 13 个题项;居民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总体感知量表,包括正面感知 9 个题项,负面感知 7 个题项;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经营管理水平感知量表,包括 5 个题项,共计 84 个题项。通过数据分析,说明问卷已经具备了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可以形成正式问卷量表,进行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正式调查。

(三) 正式问卷调查与数据获取

正式问卷调查基本按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抽样地区选择大连市西岗区、中山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抽样对象为在以上四区居住的居民。正式问卷调查时间历时将近两个月,动用调查人员 10 人,用结构式问卷收集定量资料,总共发放旅游调查问卷 829 份,问卷采用当场回收的方法,回收问卷 829 份。问卷回收后,对不符合要求的问卷进行剔除,最后获得有效问卷 754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90.95%。按国际旅游研究界惯例,对旅游地或旅游景区(点)用 700—800 份的样本容量来推断总体样本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低限。如果是大型城市,省市一级的地区性研究,样本数在 500—1000 之间,可能比较适合。754 份有效问卷,可以满足旅游地省市一级的地区性研究最低问卷数的要求。本次旅游问卷的抽样相对误差在 3.57%—7.13% 之间,所以本次调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从被调查居民的人口统计特征分析看出,男、女性别比例接近于 1:1,包含了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学历层次,不同职业类型,不同家庭人均月收入,不同居住时间的居民,样本随机性较强,在各方面都有较强的代表性,保证了分析结论的可靠性。

(四) 正式问卷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

根据卢纹岱(2005)的观点,对数据进行正态分布的检验时,几乎都有理由认定数据拒绝正态分布假设,此时如果数据量足够大,进行统计计算时就不必强求观测变量一定要服从正态分布,只要数据接近于正态分布就可以了。当变量偏度的绝对值小于 3.0,峰度的绝对值低于 10.0,可以认为符合正态分布。从 754 份正式问卷正态分布检验看出,数据接近或符合正态分布,正式问卷量表数据可以用于分析。笔者对 754 份正式问卷进行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并经过因子分析,最终获得 B1—B35,共 35 个“潜变量”(公共因子);V19—V102,共 81 个“观测变量”(观测变量 V28、V91、V97 被剔除),为下一步进一步分析做好准备。

四 待证明的假设

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来综合考虑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居民旅游相关度、居民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居民旅游环境影响感知、居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居民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总体感知、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经营管理水平感知,通过数理模型来明晰居民旅游影响五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中将居民旅游影响分为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个维度。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考虑到我国旅游发展的具体国情及研究区域的具体情况,选择正式问卷中部分变量以验证这些变量是否影响居民感知与态度,提出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两阶段假设:第一阶段主要针对理论模型的前半部分,即居民人口学特征和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影响路径而提出;第二阶段主要针对理论模型的后半部分,即旅游影响对旅游感知路径而提出。综合两个阶段的假设便构成了解释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两阶段系统假设。本研究要验证的 27 个假设已经表示在研究架构图 1 上。具体假设表述如下:

(一) 阶段一:关于居民人口学特征和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影响的路径假设

1. 关于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影响的路径假设

H1: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经济影响正面感知有显著影响;H2: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经济影响负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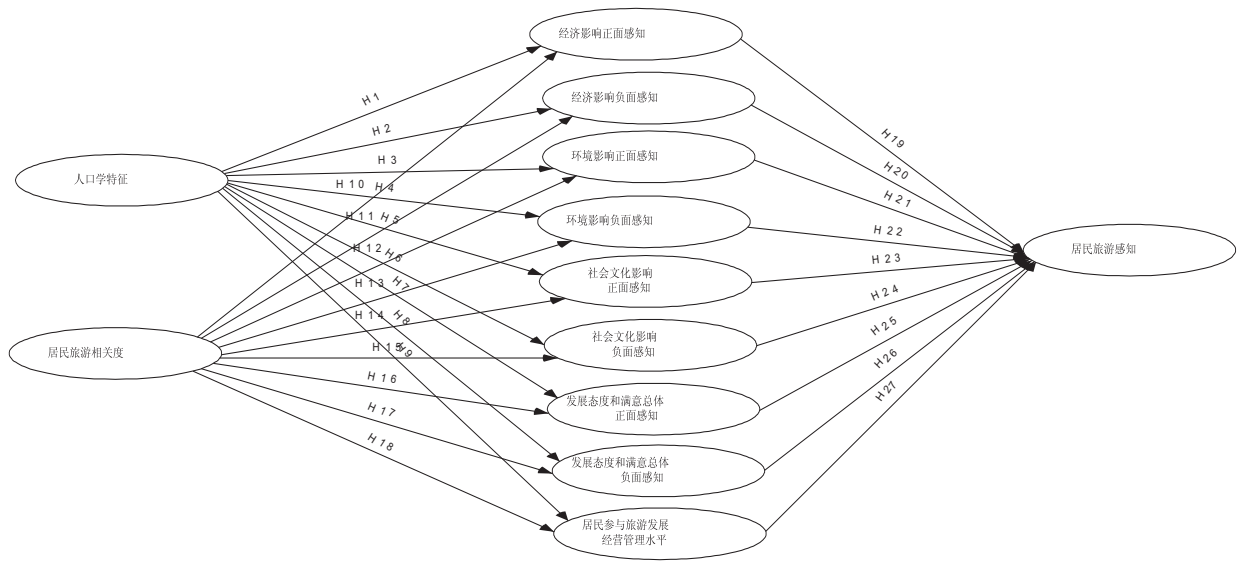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架构图

感知有显著影响；H3: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环境影响正面感知有显著影响；H4: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有显著影响；H5: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正面感知有显著影响；H6: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负面感知有显著影响；H7: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总体正面感知有显著影响；H8: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总体负面感知有显著影响；H9:居民人口学特征对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经营管理水平感知有显著影响。

2. 关于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影响的路径假设

H10: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经济影响正面感知有显著影响；H11: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经济影响负面感知有显著影响；H12: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环境影响正面感知有显著影响；H13: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有显著影响；H14: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正面感知有显著影响；H15: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负面感知有显著影响；H16: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总体正面感知有显著影响；H17: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总体负面感知有显著影响；H18:居民旅游相关度对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经营管理水平感知有显著影响。

(二)阶段二:关于旅游影响对旅游感知的路径假设

H19:旅游经济影响正面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影响；H20:旅游经济影响负面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影响；H21:旅游环境影响正面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影响；H22: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影响；H23: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正面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影响；H24:旅游社会文化影响负面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影响；H25: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总体正面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影响；H26: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总体负面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影响；H27: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经营管理水平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影响。

五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本研究采用选择模型分析,即基于上面提出的理论模型,事先构建多个不同的可能模型,依据各模型拟合样本数据的优劣情况进行模型的选择,从而产生一个既符合理论推导又符合实践情况的最佳模型。一般采用路径图的形式表示结构方程式模型,这是最简单、最直观的描述模型的方法,研究人员可以借助路径图直接和明了地将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图形的方式表现出来。在结构方程中,用 AMOS7.0 构建模型时,潜变量以椭圆表示,观测变量以矩形表示,小圆圈内的变量是测量的误差项。这里提出本研究的四个可能模型,其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图,如图 2 所示(因为受版面页数的限制,本文只提供 1 个模型路径图)。本研究模型的潜变量是 B1—B35 的 35 个公因子,考虑到个别公因子包含的变量数只有一个,我们把包含变量数只有

一个的公因子进行合并,组成更高一级的公因子 C1、C2、C3、C4、C5,用做潜变量;观测变量是 V19—V102 (其中变量 V28、V91、V97 不包含在内)的 81 个变量,另外加上人口学特征变量 V1—V8,旅游相关度变量 V11—V15。本研究模型包含 32 个一阶潜变量,9 个二阶潜变量,1 个三阶潜变量,94 个观测变量,属于复杂模型。在模型中对应于每一个潜变量有几个测量指标,规定其中的一个系数等于 1,其效果相当于规定潜变量的度量单位分别与对应的测量指标相同。每个观测变量都存在测量误差 e1—e8,e11—e96,同时内生潜变量也存在测量误差,也要规定误差项 ek1—ek10,并规定系数为 1。

由于结构方程采用选择模型的分析,这里将所获得的 754 份样本数据随机拆分为两组,第一组为 377 份样本数据,用以模型拟合及调整模型;第二组也为 377 份样本数据,用以对经调整后通过检验的模型进行交互效度评价,以降低由单纯的数据原因所引致的模型检验“虚假”通过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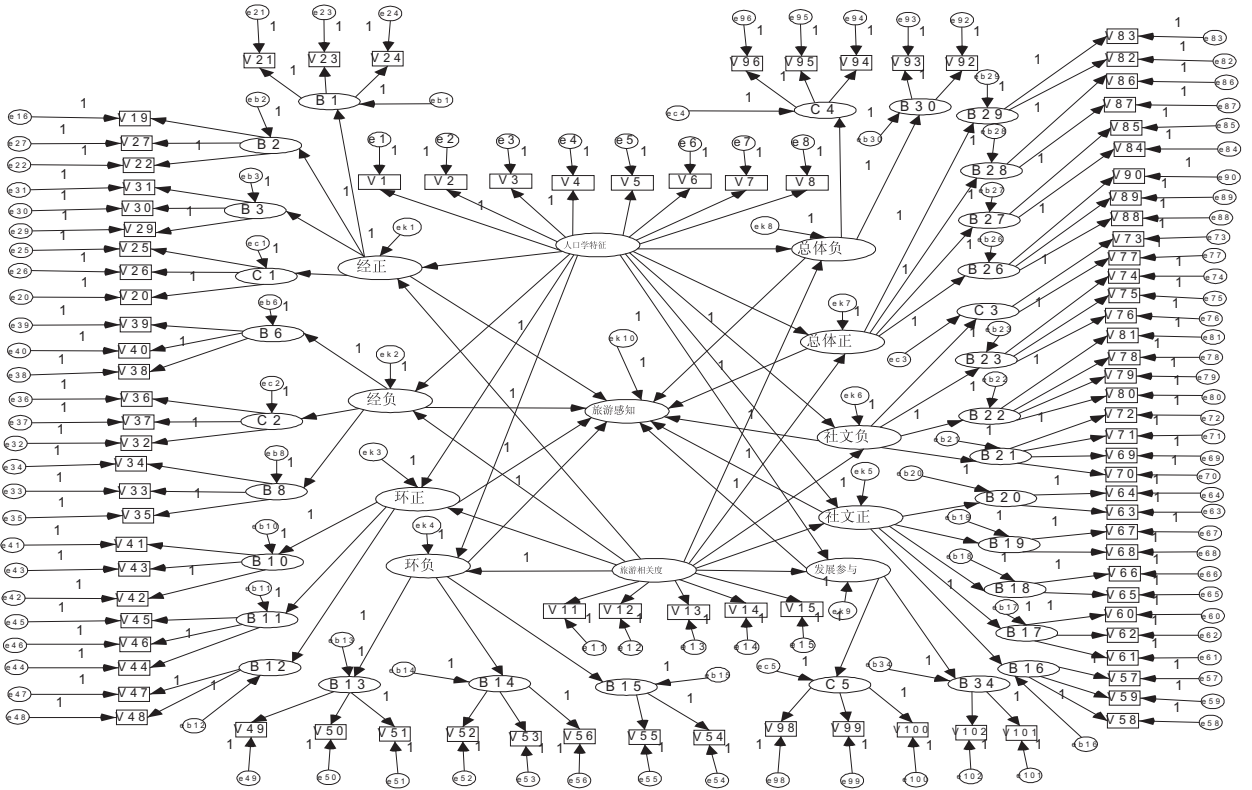


图 2. 初始结构方程模型

(一) 本研究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模式适配度评价指标及评价标准

本研究按照国际上的惯例,用 χ^2/df 、GFI、AGFI、NFI、RFI、PGFI 和 RMR 这 7 个指标来评价研究模式。

(二) 模型的初步拟合与评价

用 AMOS7.0 打开相应数据,将第一组 377 份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模型分析运算,运算结果如表 1 所示。拟合结果表明,初始模型拟合的 χ^2/df 在 2.501—2.715 之间(小于 3),表明拟合效果较好,该初始模型的 GFI 在 0.960—0.977 之间(大于 0.90),AGFI 在所 0.957—0.975 之间(大于 0.90),NFI 在 0.959—0.975 之间(大于 0.90),RFI 在 0.957—0.975 之间(大于 0.90),PGFI 在 0.906—0.925 之间(大于 0.50),RMR 在 0.033—0.047 之间(小于 0.05)。从上述拟合指数来看, χ^2/df 、GFI、AGFI、NFI、RFI、PGFI、RMR 各项指标,都表示模型 1 至模型 4 与数据的拟合情况符合标准。通过比较模型 1、模型 2、模型 3、模型 4 的拟合情况,可以看出模型 1 的拟合情况相对较好,所以将模型 1 确定为修正模型。

表 1. 初始模型整体适配度主要比较指标值

指标	χ^2/df	GFI	AGFI	NFI	RFI	PGFI	RMR
标准	<3.00	>0.90	>0.90	>0.90	>0.90	>0.50	<0.05
模型 1	2.715	0.977	0.975	0.975	0.975	0.925	0.033
模型 2	2.576	0.961	0.958	0.959	0.957	0.909	0.046
模型 3	2.540	0.960	0.958	0.959	0.958	0.908	0.046
模型 4	2.501	0.960	0.957	0.959	0.957	0.906	0.047

(三)模型调整与修正

在已经确定的修正模型中,观察修正模型整体适配度主要指标值和修正模型潜变量与潜变量间的路径系数,相应的临界比(C. R.)的绝对值均大于 1.96 的参考值,在 $p < 0.05$ 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综合以上各拟合指数的评判,修正模型的数据拟合通过检验,确定为最终结构方程模型。

(四)模型确定

经过修正所得到的最终结构方程模型,基本上是通过比较模型拟合情况而找出的与特定样本数据拟合较好的模型。这里用第二组 377 份样本数据,作为对拟合通过的最终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交互效度评价的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分析。将该容量为 377 份的样本数据导入 AMOS 7.0,对最终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运算,运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最终结构方程模型交互验证整体适配度主要指标值

指标	χ^2/df	GFI	AGFI	NFI	RFI	PGFI	RMR
标准	<3.00	>0.90	>0.90	>0.90	>0.90	>0.50	<0.05
最终模型	2.333	0.944	0.941	0.941	0.939	0.897	0.05

表 2 拟合结果表明,模型拟合的 χ^2/df 为 2.333(小于 3.00),GFI 为 0.944(大于 0.90),AGFI 为 0.941(大于 0.90),NFI 为 0.941(大于 0.90),RFI 为 0.939(大于 0.90),PGFI 为 0.897(大于 0.50),RMR 为 0.05,处于临界值。从上述拟合指数来看, χ^2/df 、GFI、AGFI、NFI、RFI、PGFI、RMR 各项指标值,充分说明了模型拟合度较好,即模型实证结果有较好的说服力。在最终结构方程模型交互验证中,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系数相应的临界比(C. R.)绝对值均大于 1.96 的参考值,在 $p < 0.05$ 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六 实证研究结果的讨论

本文假设检验揭示居民人口学特征和居民旅游相关度、旅游影响(包括:居民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居民旅游环境影响感知、居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居民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总体感知以及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经营管理水平感知)及旅游感知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受到篇幅限制,本文选取最终结构方程模型的完整分析,所以,本文只对居民旅游经济影响、居民旅游环境影响感知的内容进行分析。

为了使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更加清楚,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分两步进行:首先,进行潜变量之间关系分析;其次,进行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关系分析。

(一)潜变量之间关系分析

阶段一:关于居民人口学特征和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影响的路径假设

第一,关于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影响的路径假设

(1)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经济影响正面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438,C. R. = 9.548, $p=0.000$),关于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经济影响正面感知有显著影响的假设 H1 成立,说明居民人口学特征感知越强,对旅游经济影响正面感知越高。(2)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经济影响负面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15,C. R. = -2.583, $p=0.003$),关于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经济影响负面感知有显著影响的假设 H2 成立,说明居民人口学特征感知越强,对旅游经济影响感知越低。(3)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环境影响正面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394,C. R. = 9.895, $p=0.000$),

关于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环境影响正面感知有显著影响的假设 H3 成立,说明居民人口学特征感知越强,对旅游环境影响正面感知越高。(4)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318 , $C.R. = -2.583$, $p=0.017$),关于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有显著影响的假设 H4 成立,说明居民人口学特征感知越强,对旅游环境影响感知越低。

第二,关于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影响的路径假设

(1)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经济影响正面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11 , $C.R. = 3.527$, $p=0.000$),关于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经济影响正面感知有显著影响的假设 H10 成立,说明居民旅游相关度感知越强,对旅游经济影响正面感知越低。(2)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经济影响负面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449 , $C.R. = -2.867$, $p=0.004$),关于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经济影响负面感知有显著影响的假设 H11 成立,说明居民旅游相关度感知越强,对旅游经济影响负面感知越高。(3)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环境影响正面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47 , $C.R. = 3.653$, $p=0.000$),关于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环境影响正面感知有显著影响的假设 H12 成立,说明居民旅游相关度感知越强,对旅游环境影响正面感知越低。(4)居民旅游相关度对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398),关于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有显著影响的假设 H13 成立,说明居民旅游相关度感知越强,对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越高。

阶段二:关于旅游影响对旅游感知的路径假设

(1)旅游经济影响正面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68),关于旅游经济影响正面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影响的假设 H19 成立,说明旅游经济影响正面感知越强,对居民旅游感知越高。(2)旅游经济影响负面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60),关于旅游经济影响负面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影响的假设 H20 成立,说明旅游经济影响负面感知越强,对居民旅游感知越低。(3)旅游环境影响正面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340),关于旅游环境影响正面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影响的假设 H21 成立,说明旅游环境影响正面感知越强,对居民旅游感知越高。(4)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13),关于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对居民旅游感知有显著影响的假设 H22 成立,说明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越强,对居民旅游感知越低。

(二)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关系分析

阶段一:关于居民人口学特征和居民旅游相关度的路径假设

第一,关于居民人口学特征的路径假设

人口学特征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 V7 出生地(0.940)、V6 家庭人均月收入(0.886)和 V8 本地居住时间(0.778);排在最后三位的分别是 V3 年龄(0.665)、V2 民族(0.563)和 V4 职业(0.371);排在中间两位的分别是 V5 学历(0.793)、V1 性别(0.768),说明出生地、家庭人均月收入和本地居住时间对居民人口学特征影响最大,学历和性别影响处于中间水平,年龄、民族和职业的影响最小;出生地对居民人口学特征有正向影响,即外地出生者的居民人口学特征要比本地出生者的居民人口学特征要好;家庭人均月收入对居民人口学特征有正向影响,即家庭人均月收入越高的居民人口学特征要比家庭人均月收入越低的居民人口学特征要好;本地居住时间对居民人口学特征有正向影响,即本地居住时间越高的居民人口学特征要比本地居住时间越低的居民人口学特征要好;居住较久的居民对旅游给当地带来的变化更为敏感,对旅游正面影响感知较强,对旅游负面影响感知较弱,居住较短的居民对旅游给当地带来的变化感知正好相反;学历对居民人口学特征有正向影响,即学历越高的居民人口学特征要比学历越低的居民人口学特征要好,学历决定了人们认知事物的能力,受教育较多的居民,更能全面看待旅游带来的正负面影响;性别对居民人口学特征有正向影响,即女性居民的居民人口学特征要比男性居民的居民人口学特征要好;年龄对居民人口学特征有正向影响,即年龄越大的居民人口学特征要比年龄越小的居民人口学特征要好,年龄较大的居民一般对旅游给当地带来的变化更为敏感,对旅游正面影响感知较强,对旅游负面影响感知较弱;民族对居民人口学特征有正向

影响,即少数民族的居民人口学特征要比汉族的居民人口学特征要好;职业对居民人口学特征有正向影响,即其他职业、下岗/待业人员、退/离休人员等的居民人口学特征要比工人、家庭主妇、学生、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含教师)等的居民人口学特征要好。

第二,关于居民旅游相关度的路径假设

旅游相关度排在第一位的是 V11 居民与旅游业关系(0.879),排在最后一位的是 V13 家庭从事旅游人数(0.391),排在中间三位的分别是 V15 旅游熟知程度(0.691)、V12 职业是否与旅游业直接相关(0.627)和 V14 是否经常接触旅游者(0.589),说明居民与旅游业关系与对居民旅游相关度影响最大,旅游熟知程度、职业是否与旅游业直接相关和是否经常接触旅游者影响处于中间水平,家庭从事旅游人数的影响最小。居民与旅游业关系对旅游相关度有正向影响,即其它情况和家中有人直接从事旅游业的旅游相关度要比本人直接从事旅游业的旅游相关度要好,对旅游正面影响感知较弱,对旅游负面影响感知较强。旅游熟知程度对旅游相关度有正向影响,即不熟悉旅游业的居民旅游相关度要比熟悉旅游业的居民旅游相关度要好,对旅游正面影响感知较弱,对旅游负面影响感知较强。职业是否与旅游业直接相关对旅游相关度有正向影响,即不在政府、公司等直接服务于旅游业的部门的居民旅游相关度要比在旅游行业工作的居民旅游相关度要好,不在政府、公司等直接服务于旅游业的部门的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感知要弱于旅游部门工作的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感知较强。是否经常接触旅游者对旅游相关度有正向影响,即不经常接触旅游者的居民旅游相关度要比经常接触旅游者的居民旅游相关度要好,不经常接触旅游者的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感知要弱于经常接触旅游者的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感知较强。家庭从事旅游人数对旅游相关度有正向影响,即从事旅游人数越多的家庭要比从事旅游人数越少的家庭的居民旅游相关度要好,从事旅游人数越多的家庭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感知要弱于从事旅游人数越少的家庭的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感知较强。

七 实证研究结果的启示和建议

通过对大连四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深入了解居民感知的现实状况,对大连市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居民人口学特征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正面感知、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经营管理水平感知和旅游经济影响正面感知,排在最后一位的是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

(一)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正面感知处于第三位

旅游的经济效应在大多数的旅游地都受居民的欢迎,本文的实证研究也正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由于旅游经济影响与人们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可量化、易感知,并且由于我国旅游发展的特殊背景以及基于经济的旅游发展动机,使当地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表现出强烈的正面感知。另外,当地居民和政府都把旅游视为改善其经济状况的一种手段,对经济利益的要求程度,对居民态度的形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第一,旅游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对旅游发展的认识和评价,影响着人们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和行为。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旅游给当地居民带来福利效应,对于改善居民态度和强化居民支持具有重要意义。要特别重视旅游经济收入、旅游创造的就业岗位和商业机会的公平分配,通过旅游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旅游发展进程中,让当地居民及时利用旅游获利,推动当地的全面发展。第二,旅游发展和旅游规划最终是为了提高当地的发展水平,保证当地社会发展水平的稳步提升。可供选择的旅游发展方案,必须有助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助于加强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产生积极的影响,旅游发展必须保证旅游利益各方主体的利益获取和公平合理分配。第三,地方政府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旅游产业发展对地方经济的综合效应,对当地居民产生的广泛的影响,政府应着眼于当地社会的长期发展和当地居民的长期福利考虑,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导向、政府推动、居民参与,实现旅游发展与当地经济和谐发展。

(二)居民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处于最后一位

环境感知也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但是引起居民关注的程度很低。大连居民的心理感知,是大连旅游资源环境的一面镜子。第一,大连居民对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没有表现出较大的关注,根据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说明大连目前处于旅游发展的参与阶段、发展阶段,为了延长其发展稳定期,防止停滞阶段或

者衰弱期的到来,或者在衰弱期到来之前,就已经未雨绸缪,进行相应的旅游环境的升级和更新,从而使城市旅游地步入发展稳定期的良性循环,使城市旅游地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第二,旅游业是一项对生态环境依存程度很大的产业,旅游业要生存、要发展,绝不能超越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潜在能力,而必须保护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受破坏与污染,使保护与开发利用良性循环,才能真正实现旅游持续发展的目标。良好的生态、优美的环境、美丽的风光是旅游业的基础。所以,对当地居民的旅游资源保护、环境教育与能力培训势在必行。第三,随着旅游的不断发 展,一系列不利于生态环境的问题会随之而产生。如旅游施工、旅游交通工具,会产生噪声和空气污染;旅游带来的大量人流,会引起当地一些资源的短缺;旅游产生的大量垃圾,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等。政府一方面要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减少旅游发展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使旅游业建立在环境优美和文化丰富的基础上,实现长期发展的目标。第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地旅游经营者和当地居民,如果过多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当地社会环境变差,进而破坏自然景观,就会影响旅游者对环境质量的感知,影响旅游者的心理、审美及其他高层次需求,进而影响当地的旅游形象,使当地失去旅游发展的良好基础。为此,政府一方面要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减少旅游发展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使旅游业建立在环境优美的基础上,实现长期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宣国富,陆林,等. 海滨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海南省海口市及三亚市实证研究[J]. 地理科学,2002,(6).
- [2]陆林. 山岳型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安徽黄山、九华山实证分析[J]. 地理科学,1997,(1).
- [3]Madrigal R. A Tale of Tourism in Two Citi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3,(2).
- [4]Brougham J E, R W Butler. A Segmentation Analysis of Resident Attitudes to the Social Impact of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1,(4).
- [5]Davis D, Allen J, R M Cosenza. Segmenting Local Residents by Their Attitudes, Interests and Opinions Toward Tourism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8,(2).
- [6]AP J. Residents' Perceptions Research On the Social Impacts of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0,(4).
- [7]YoonY. 1998 *Determinants of Urban Residents' Perceived Tourism Impacts: A Study on the Williamsburg and Virginia Beach Areas*. MS thesis in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M].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1998.
- [8]Sheldon P. J. , Var T. Resident Attitudes to Tourism in North Wales[J]. *Tourism Management*, 1984,(1).
- [9]Allen L. R. ,Long P. T. ,Perdue R. R. , 5. Kieselbaeh.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Community Life[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8,(1).
- [10]Gursoy D,D G Rutherford. . Hos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An Improved Structural Mod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3).
- [11]Lankford S V, D R Howard. Developing a Tourism Impact Attitude Scal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4,(1).
- [12]Pauline J. Sheldon, Teresa A benoja. Resident Attitudes in A Mature Destination: The Case of Waikiki[J]. *Tourism Management*, 2001,(22).

[责任编辑:刘萍萍]